///动画

#黑底，白字，分行播放

我经历过许多梦

地震

战争

叛离

末日

我甚至有些习以为常

当然习以为常理应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如若友人就那样离我而去

我也会——即使在醒来后也仍有余波地——感到悲伤

他们摆摆手，说本就没打算叫上我

想来这也是我生活中从未被有意发掘真实的另一面……

#下落场景，底部字幕

可是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梦境。

称它为梦境是不准确的，甚至称它为任何都不甚恰当。我的意思可能会有些偏差，但它令我足够疑惑。空无一物的梦境里一片黑暗，我在一望无际的黑暗中下坠。

下坠不是一种有参照系的运动感，因为黑暗中并没有肉眼可以捕捉到的参照物，也没有本应在这时出现的十分应景的呼啸的风声与刮过脸颊的气流。我感受着近似于始终的感觉，在黑暗中坠出，又坠入黑暗中，循环着的不停下坠。直到——

她在我的想象中梳理起飘散的秀发，然后说

她：【你看，该来的总会来】

她的声音直接进入我的脑海。如果是梦，这也太逼真了点。我从未经历过如此栩栩如生的梦境。

她：【当我们的尸体腐朽，金鹰将保护灵魂升上天空】

如果我一直孤身一人，事情又会变得怎么样呢。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

我在黑暗里挣扎。黑暗是活着的，四面八方围拢来吞噬一个不知何许人也的我，而我最终还是放弃了一切抵抗。

如果我并非一直孤身一人，事情又会有什么不同？不，别问，我不想回答。

我来自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地方，当然这和我孤身一人没有任何关系。

去国怀乡、忧谗畏讥、还是燕然未勒归无计……?

即使我们给离别与归乡加上许多情感基调，事实仍旧是事实。我回不去，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一无所有。或许我所来自的地方并不存在。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他们说我来自一个没有黑夜的地方，来自一切的一切的开始，绝无仅有的那座都城。我们去国怀乡，于是我们建造家乡……这一切听上去都如此遥远？

它无非是一个现代技术的结晶——就像大山不会走向穆罕默德的话所说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发现新世界，就让新世界发现我们。当技术就活生生展现在眼前时，每个人都会经历那种“使相信”的过程。从一片工业园区，一个山巅的雷达站，一座人造森林，到飞行器和戴森球排成的长龙。

一座矗立在山巅的灯塔是注定无法隐藏自身的。当然，灯塔总无暇掩饰自己的存在，而将以四面八方投射安宁而存在，即使繁荣是空泡的——何尝不是现代城市存在的意义。

我在一片黑暗中试图想象出我的家乡与我的城。

所以当我下坠的时候我也感受到那种无助。工业化的、黑暗的磅礴在我的眼前展现开，气势汹汹地向我压来，排山倒海。我的手抓住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存在一秒的栏杆。

她：【幸好没有栏杆，否则你的右臂会被扯断的】

可是我不想听。我更倾向于她也是这喧闹而混乱的梦境的一部分，主观上无暇顾及。我当然比任何人都要更能感受到我的手足。

黑暗吞没我的手足，只有黑暗。

然而黑暗不是廉价的，代价是恐惧和孤独，我十分卑微而下贱地换取宁静。

就好像这是我能决定的似的。（sigh）

黑暗倒不会把我逼疯，即使我要陷入癫狂也是因为我自己——但我却无法享受这安静，有什么东西在阻止着我。

***我内心：然后你，别拿你学过的典故和我扯淡。以为你自己学了两句话就很了不起吗。***

她：【可以评定为很了不起，请放轻松】

她的声音伴随着许多杂波反反复复袭扰，好像在左右漂移，分散出多个重影一样。声音在我周身飘忽，重力在我所在的位置被抵消至甚微，下坠的过程不带有任何加速度地重复着。在手边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东西时，没有什么再能让我顾及。

你也一样吧，说话的人。好歹我曾经在都城也是一名旋翼机飞行员的，在某个地方——你在指望一个飞行员恐高吗？

她：【……而剑齿虎将一路驱赶那些毒虫……】

我：【不管你在说什么，我不想听】

我不想听，我除了回乡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北达科他，都城，米德堡，哪儿都行。只要是我们一起训练过的地方，能让我不必对着地图或者未经图记的黑暗发呆半晌的任何地方，只要不再让我向一片没有高度计量的黑暗中下坠。我在下落中得不到宁静。

她：【就几秒钟就好】

我：【我不想听。】

***我内心：这是什么样的过程——这不可能是下坠，可它究竟是什么？***

她：【我需要你帮忙】

战火继续肆虐，都城【CAPITOL】周围的重要城镇都受到威胁……

为期一周的母世界超级风暴仍在持续，数千万人受灾……

“我们正处于生死抉择的关头，无形的敌人已经显现。战，或者——”

失控的战舰和自动化机械体仍然在各环境层游荡，为保证您的安全，请继续……

新一代安保机械已经投入批量生产，届时士兵的功能将被取代……

多个发电机组遭到摧毁，都城电力部门正加紧抢修，预计恢复时间在……

她：【我明白你不想听，没人想听，可是我还是一遍一遍地不厌其烦。这样做合理吗？】

【TRANSMISSION ENDS】

Day One

【编码错误】

【2277..5814/gene="OSJNBb0089F16.1"/note="predicted by ‘CGP’"】

【/protein\_id="[AAL58172.1](https://www.ncbi.nlm.nih.gov/protein/18057149)"/translation="MASRKPNPASAKGPDPGRVDDDSTAFLGVSLVDD……】

***我内心：但是我不想帮忙。***

我看着手中的挂坠发呆。那东西很像个空间几何体，正二十面的，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放进了胸前的手枪快拔里。枪套是空的，搭扣半掩着，即使有意忽略掉，也很难不去疑惑到底是谁拔走了我的配枪。

***我内心：在那之前，我必须集中精神……配枪。***

**年轻人：“是啥啊？”**

声音越过我的肩头，随后观察者的视线也越过右肩，落在我手中的挂件上。声音来自一个从我脱出黑暗的第一刻起就毫不掩饰新奇感而问这问那的年轻人。年轻人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都是”的意思，就是一群连自己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的人，或许他们比我更清楚。

**我：“……说的好像我知道一样。”**

身后那个头戴T75战术帽、全身挂满他体重一半还多的各种装备的年轻特警战士像个砸锅卖铁的杂货铺。NY海军蓝色CAC背心背后的SWAT和身前的VMPD魔术贴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的身份。Vegas维加斯，21岁的特警替补狙击手，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也竟然是这样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已经忘记的人连问带比划半天才弄明白我同样已经算是个不再记得什么的人。

我依旧端详着手中叫不上名字的几何体挂件。那个词分明很近，已经近在咫尺，就仿佛我做飞行员的时候对这些事物熟识于心，但我的记忆却仍然没有做出任何像样的应答。

***我内心：应该弄一把17式来着，有些遗憾。***

**维加斯：“你女朋友给你的？”**

维加斯仍然在孜孜不倦地提那些偏题太远的问题。

**我：“不是。”**

她：【是】

***我内心：算我求您了，说话的人，闭嘴。***

更令我难以理解的是我脑海里的这个声音——从我仍在黑暗中就没完没了地说一些我难以理解的话的女声。她的声音有些调侃，我自然不喜欢这种调侃，这就好像是精神分裂了却能清晰地知晓自己的精神状态有多么可悲。而且这东西，或者这家伙的作用机理尚不明确，到底有什么东西能接进别人的意识里然后发表无关痛痒的评论？

“作用机理”？……什么是“作用机理”来着？自己总是会随口说出一些自己难以理解的词汇，如果有那个余裕，倒是可以光明正大地怀疑自己被人洗脑的可能。可是我现在又毫无必要的心急——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醒来。

现在我需要集中精神：我的配枪并不在我的身边，至少应该去重新找一把至少能够用来防身的武器。除了我身上的基地服和模糊的记忆，我好像也不剩下什么能够使用的东西。

她：【开个玩笑。可是我还是一直在告诉你无法理解的内容？】

***我要是能理解的话，就不会对你是现在这种反应了。***

她：【那么就难怪你无法认同我的行为，可是你居然不感到好奇，这从人类心理学上看来也不合理】

***我内心：我并不懂什么人类心理学，我只想回北达科他。***

**？？？：“他没你那么识逗，维加斯。”**

**维加斯：“……你确定？”**

**？？？：“祸从口出，小伙子。”**

只不过说话的也只能用小伙子来形容。身着少见的pata作战服、头戴CT Arfm战术头盔的是绰号CGP的前C-SOG队员，至少他自己这么说。尽管脸被完全蒙住只露出两只眼睛和半个鼻梁，他仍然让我相信他其实只是个25岁的非专业人士。但是他的代号出卖了一切，而且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因为自己偏好Cascade Arms的C5 CGP自动步枪而被队友加以整日的调侃。他自己说：Cascade C5，6.8毫米SPC，好像是在给枪和自己做广告。那把枪此刻正挂在他的身前，在三个步枪弹匣袋和两个双层手枪弹匣袋之前，他的负重不可能比维加斯更轻。

维加斯发出一声夸张的沉闷的叹息，朝着CGP转过身，背包两侧绑着五颜六色的化学荧光棒、红绿色信号棒和指头粗的麻绳。

**我：“我识逗。”**（我大声抱怨道，好像是要证明什么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能给出一种似问非问的答复）

**我：“然后呢？我猜想你们该不会真的不知道怎么离开这鬼地方。”**

“鬼地方”是我们三人所处的一间五十平米见方的小屋，由混凝土墙环绕着，只有头顶几个没来得及碎掉的灯管散发出昏暗的光。除去我们能落脚的地面以外，屋子曾经堆放着板条箱——当然都被另两人砸碎了。箱子大多是空的，破木板和木片碎屑散落一地，什么都没有。

CGP此时冲我笑了笑。

**CGP：“你会知道的，什么是鬼地方。”**

他又抬起头琢磨了一下自己听上去不那么顺的语句。

**CGP：“你说着一门很古老的语言啊。”**

**我：“很老吗。”**

我只是重复着他的话。这是那种我没法回答是或不是的问题，除了心理学之外，看来我对人的语言发展史也一无所知。

她：【老什么老，年轻得很】

**我：“拜托闭嘴，我谢谢您。”**（我低声说）。

CGP仿佛是听见了什么，转过头来打量着我，但或许我的声音太低，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应。

**CGP：“你说你要回北达科他，我搜了一下……”**

他从自己的快拆背心夹层中掏出个人平板电脑，戴着手套的手在上面滑动起来。

**CGP：“North Dakota AFB，北达科他空军基地位于都城正北偏西16度3分，距离都城32英里，占地22000英亩，跑道长11,756英尺，标高166英尺，是都城警备部队第917联队和第307土木工程中队1分队等四支部队的驻地，也是第8航空队司令部所在地，下辖……”**

他给出的信息足够详尽，我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回答，而这详细中或许还掺杂着一丝不安：有什么东西是错的，在这个一切都摊开光明正大的牌桌上，一个肉眼不可视的玻璃罩将我与将要摸到的牌堆顶的那一张牢牢隔开。

我需要面对一个事实：我只有模糊的记忆和熟识的种种碎片细节，我真的不能够称得上知道我所生活过的都城。我应该把全部希望赌在回去上吗？这样看上去让整件事情蒙上一层可笑的阴影与负罪的悲伤感。

我需要面对第二个事实：CGP他们游荡的方向，可能和我要去往的地点方向相反。但那不成问题，如果一路都有这样的混凝土储藏室，说不定有生之年我徒步也能走到。

尽管我一无所知，但显然可以推断得出，能储存过期板条箱的地方一定不会不偏远。我打量着四周，几十平米出头的混凝土小屋里充斥着幽暗沉闷的灯光与静滞的气息，突然变成漫天——

她：【习得接受，必要的事物总会降临】

——本应是密不透风的小屋里积雪没过脚踝，CGP和维加斯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乌鸦立在一旁的弹药箱上，跳动着，停下来啄食。

**我：“什么总会来？”**

积雪消失了。不是化成水干燥，而是蒸发了，好像从来未曾存在过。

**维加斯：“什么什么总会降临。”**

***我内心：见鬼了，那个声音明明只能在我脑子里说话的。***

**维加斯：“……你刚才说的啊，什么‘总会降临’之类的，那是啥？”**

***我内心：见鬼了。不管你是谁，能不能别再给我添麻烦了，至少在没有人的时候再……***

她：【好啊】（声音很开心地说）。

***我内心：见鬼了。***

**我：“你们要去的地方离都城不近吧，我猜。”**

转过头，我对CGP说。此时他正在将多出的物资和装备堆成一堆，摞在地上像一座小山包。

**CGP：“岂止是不近呢，维加斯，告诉他这是什么地方。”**（抬起头来，苦笑）

“标记点0339，子世界0107。”维加斯装出一副推销的样子自豪地宣布，“一路上数一数二的物资补给点和剩油最多的加油站，瞧一瞧来看一看——”话音随着CGP扇到他头上的巴掌戛然而止。

维加斯扶着头继续说，这一次话音正常了许多，尽管他的头是不可能被打疼的，“都城的坐标是母世界，0000。当然你也可以相信所有的子世界是把编号顺序打乱分布的——尽管我们不这样认为——但就算那样，都城也不可能就在离我们只有三个子世界的距离。我们的油只够跑一个半，而且我们都不知道要去哪。”

“你们很久没回过都城了？”

出口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个很傻的问题，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表情。那种表情只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脸上。开始的时候我很想笑，但那一点也不好笑，那是一些年轻却面无表情的脸上流露出的疑惑和遗憾。维加斯一手抓着一瓶尘封的蒸馏水，从纸箱堆里抬起头来。

“你真逗，我们这些人……

“从来就没见过都城。”

我记得都城，至少有模糊的印象，即使那多少也意味着我很久没有回去过那个在梦里都不会出现的地方。北达科他空军基地或许是个很偏僻的地方，我对我的部队番号和从属关系也都一概不知，只记得当时在停机坪上，八点钟的朝阳穿透银色的云层，第一缕光暖流般下泻在280-II型旋翼机“勇气”上，深灰色的机身仿佛裹上金光色的丝带，当然，也或许是阳光般绽开的伤痕。

我的战友们，我已经不记得他们了。

我记得和他们一同慢跑，晨练是绕起飞跑道的两英里，我和那些模糊的虚影在混凝土地面上说笑着打着手势；大多数时候能见度很好，我们稍往远处望去，便能看见地平线上高耸的卫星城。那些建筑的高度达到了几百米，占地最多有以平方千米计数，像是远方一组阴影中的山峰。

灰色笼罩着我们。

无论如何，我至少还记得飞行的基本操作。飞控系统早已经是标准化的，22M型和280-II型从操作上讲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即使起飞重量和气动外形会有不同，稍作调整也能很快适应。不知道出去之后，还有没有我能飞的战机。

我不知道，但是那地方安静的像个世外桃源——安静得像见了鬼一样，我没见过鬼魂。

【你没见过鬼魂？】又是一声嗤笑。

好吧，或许我见过。

——我没见过鬼魂，维加斯和CGP显然不曾是。他们的动作中透出些许的疲惫，但绝没有丢掉一切。肩上过重的负担让他们不可能丢掉一切像是丢了魂那样游荡。

他们拾掇着混凝土地面上的小山，把矿泉水和整包的即食口粮塞进AVS行军背包，又在不同的隔间共享的那片不大的空间里填充进压弹器、空弹匣和整盒装的弹药，老旧的红色封装上过大的AMC STLK字样足够醒目。液压钳和伞兵锹落在了弹药盒上，一套简易维护保养工具落在了液压钳伞兵锹上，个人平板终端又落在了工具箱上。维加斯费力地拉上拉链而又不至于让背包撑破。

两人心满意足地察看着他们的作品，双手叉腰，向那个背包投去满意的目光。维加斯的视线在背包成品和我之间游动，最后有些犹豫地落在我身上：“怎么样？”

怎么样？可是你们不是鬼魂，为什么你们能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游荡，没有目标又不至于无聊透顶。没有什么地方是家，但是为什么？

【我不理解他们做事情的动机。这样的行为对于人类而言合理吗？】

*你见过的人类兴许比我见的多。*我在心里抱怨，而嘴上支支吾吾地答复了维加斯：“呃……还……不错？”

“Nice.”维加斯的兴奋显露在脸上，要捉弄我似的，“背起来试试看？”

“背起来？”

“当然了，我们可不能就把你扔在外面送死——或者，是不是你反倒愿意……”

CGP又对着他的后脑勺来了一下，这次他没有再说下去。“不能把你扔在外面送死，前提是你不会被这堆东西压死。”CGP替他收了尾，“怎么，不感谢我们吗？”略带着调侃的苦笑。

为什么要苦笑呢。“谢谢……你们会不会更需要这些东西？”

“不至于，”CGP的笑容放松了许多，“我们一天活一天的。没法搭你走一程了，不过外面环境不太好，你多加注意。”

一把枪抛了过来。哑光处理的银灰色合金枪身，浮置护木，Arclite工厂标志性的A3一体化机匣和伸缩枪托，以及枪口有些显大的消音器怎么也拧不下来。我冲着弹匣井侧面的铭文发愣。

“AMC Dagre短突击步枪，.300追猎者弹药。别拧了，消音器是一体化的。”CGP解释道，“你可能会需要尽可能躲避外面警戒机的注意。”

“警戒机？”

“安保机械的一种，或者至少我们这么认为。型号会根据子世界不同而变化，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你，但如果你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那——”

【这个子世界内的型号：AVP-P0107，分A1型和A2型。最低限度武装，对人类杀伤：弱】

CGP有些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我什么都没说。”我辩解道。

“——就祝你好运。”

我背起背包。比我想象中的沉却也比想象中的更轻，然而心理准备永远不会减轻物体的质量。质量是不会被减少的，尽管我见过负担这种东西不止一次凭空增加，而不得而知负担是否一种物质。

维加斯凑上前，把我像木头块一样翻过来转过去地仔细端详。他注意到了不知从何时起就已经套在我身上的游骑兵绿色作战服，以及跟那不是很搭的全地形迷彩背包，得出了最终的结论：“还不差。”

还不差。握把在我手中，左右翻动着步枪熟悉两侧的设计，看着拉机柄、抛壳窗、弹匣释放按钮和保险/快慢机。CGP告诉我包里还有多余的战术配件，以及导气活塞行程可调。他们说空弹壳能帮我做到很多事情。还不错。

【效果欠佳】

“谢了您呐，科学家。”我转过身去对着墙壁说道。

【我被击中过，空腔扩张有限，不疼】

“对我而言呢？”

【应当是致命的】

就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完全听不出任何顾虑甚至还夹杂着探讨物理问题的兴奋，好像我是靶纸一样。我当然不指望一个被植入大脑中的独立思维会对我的生命安全有什么顾虑，但没有人喜欢当靶纸，尤其是我。我还要回北达科他。

好吧。*CGP送我一把枪让我自戕。*当然那并不可能。

我们走过曲折狭窄的过道。整座设施像个防空洞，但身处其中，我或许永远不能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只缘身在此山中？*

【文学素养，此处应该有掌声】

*别调侃啦，还有不要在这时候说话，说过了。*

只有走出去才能看见更多。走出去不会保证我看见更多，因为我可能会被打死。被警戒机，或者被别的人，不同的死法殊途同归。但走出去或许会带来不一样的结局，掌握更多信息就是掌握机会。

CGP挤过一处仍然挂着施工防尘网的狭窄过道，敲了敲降噪耳机里伸出来的麦克风。

“这边是CGP……好的，没问题，确认外侧安全。”停顿两秒之后，小心翼翼地推开破了洞的防爆门，“注意光照。”

“注意光照。”维加斯重复道。

“注意光照？”我重复着像个疑问，不知所以然。

【嗯，注意光照】